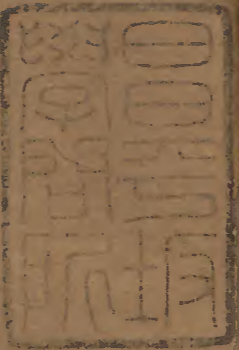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百七十九之百八十二

巳八



漢書門	類	一五八號	一〇八函	一〇〇册
-----	---	------	------	------

漢書	類	一五八號	一〇八函	一〇〇册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58)
函號	294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猷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九

淺草文庫

宋鄱陽 馮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詩

漢志八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二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 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 失姓名三家詩叔才以下不著錄三家三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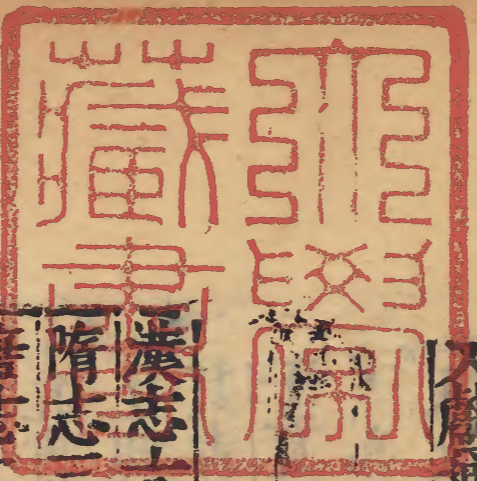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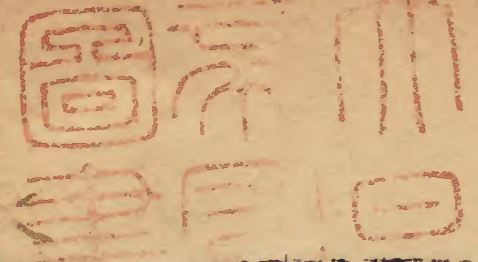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二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 外傳共十卷

經籍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透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目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璠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亦無足言

晁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公舊舊六卷蓋多雜說不專

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末言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

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
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
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
也機自爲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詁
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陸氏曰館閣書曰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
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
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刊定
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准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爲

詳

晁氏曰穎達據劉玄劉焯疏爲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
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
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
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
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修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
而不知注者爲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
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
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

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

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翊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翊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

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集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請序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云其文予取孔子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物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彙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與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彙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與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受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序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爲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恠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註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陳氏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開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開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有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平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晁氏曰蔡下元度撰下王介甫婿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夜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彙也詳見埤雅

廣川詩故四十卷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它書時
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
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為備以
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字夾非子
夏所作建炎中道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道載
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
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
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
見聞續微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
世為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

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
以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
顏氏糾繆正俗以傳教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
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
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
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
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
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丞也無戎才老無
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倣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
甲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為莊云
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來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

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
只恁地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
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
冊七加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祭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笺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
三家遂廢齊詩亡以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
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
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
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
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
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祭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
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
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
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
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
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
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
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
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
誤哉

李禱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未用己意爲論以斷
之擣閩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杯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
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
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冰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
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
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
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

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
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遵敘倫
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
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宿
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
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
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性明
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
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為
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

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

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

聞句讀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

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

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

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

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為

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

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

又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犀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

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

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四

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

孤行韓雁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

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

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

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

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陸降庭止則取

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樽通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

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

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

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

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年為一編以

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於斯

劉氏曰孔子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

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綏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法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經籍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十

二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禮三書而已
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群祀二十
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定三
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爲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難厠其
書於禮經之後今析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
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通計古書二百一十部二千一百八十八

卷六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行冲以下不注

錄十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入儀注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內二部入儀注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內一部入儀注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公襲
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
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
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綴其大要奇辭
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
嗚呼盛哉

晁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
篇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其
說曰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
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
故儀先冠婚後喪祭朱子語錄知者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

難讀然却多是由復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儀禮是經禮記是經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齋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它儀禮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 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司援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

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儀禮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齊黃慶隋李孟悉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錄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啟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

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然其誦數矣至介庸新
經既出土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
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
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
附益之以使觀覽意厭然命之整緝釐爲九帙手自點校并
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
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
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苛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
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
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
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
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
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也

周公之俎何制之備也子

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
讀之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
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
本杭細本汲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
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
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
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
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改於劉說所訂之誤久不
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其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
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夫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

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見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經大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訛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繆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于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它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熹書為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

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

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
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
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
讀而爲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
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幹直卿撰幹晦菴之壻號勉齋始晦
菴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幹續成之

先子語錄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
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
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
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膾臠

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
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皆編出因云某
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個頭在及見其成與不
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
理得成此書所繫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
處少只說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
有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
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烟謂後世有大聖人者
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
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行閑辭多長篇
浩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
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旣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

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服膺遺訓取向來喪禮彙
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
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
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
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攷後
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弃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
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爲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
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
甚可爲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
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
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闕欲撰儀禮喪服圖式
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
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

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

記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

所補者則自天神地

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
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
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繕閱而推明之間一
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
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惟明文王
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掎擊後世虛壞人心之邪說
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
祭禮遺彙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
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
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
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
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

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
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
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
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卽以其書彙
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
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
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抵牾上下數千百故間是非淆亂
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
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卽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
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氏
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彙本并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
四方朋友皆有祭禮彙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願復何

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
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据彙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
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官一卷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
釋官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
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
八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官以論宮室之制朱
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
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致工記以補其闕至

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為群儒排棄歆
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末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眾
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類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愚嘗疑
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
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
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
者未知定為何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
百工而已耶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存孝以為武帝知
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
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鄭

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故其學遂行於世愚按此
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攷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
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
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玄之學出於扶風馬
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
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
河南鄭興少贛也司農者鄭眾仲師興之子也融字季長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
未敢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乞
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
把來說看還有一可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周禮規儀皆
是周公做但其言是它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劄令豈是
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朝改至小可處或不及改

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
會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
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讀漢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
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
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
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
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
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
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
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爲三故孟子曰天
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
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

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
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
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
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
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
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徙必有所徙一公之封
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
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
千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
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故無
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
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若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若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

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也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與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蒍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說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心有矣未有立法以彊人者也

也立法以彊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大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大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措克之所爲而非替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

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官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竒褻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廉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官伯掌王宮之七庶子鄭玄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夾蠻戎狄周匝四垂申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官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

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
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闈人
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
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
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
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
王以卹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
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內
祝掌宮中禱祠禳禴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
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天地宗廟
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禳禴於宮中此殆
漢世女巫就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耳劉
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

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
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
冢宰者真當慎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
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
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
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脩身以齊家此王者
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
之冢宰爲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直意
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奉天
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武庫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
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帝
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夫

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美餘之輕侮者乎王
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
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膳人鹽人
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
醫等五官皆醫事也惟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
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旣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役以事上
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
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
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
猥襲衣服飲食遊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文則又有夏
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詳之人哉禮
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
不詳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

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經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夫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主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鬻閭、祝各設命官衣賸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行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開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亦用之苜蓿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雕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

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冢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投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土地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歛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

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一歲而終更雖有壘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暮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暮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憊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上

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饒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爲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爲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

有伍此具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與人謗之曰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
國土地徧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習而
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
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
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墮但未能悉復先王之
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
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况賢不及子產所
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生之制久廢而其遺
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欲行之乎王介甫
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曰此周官泉府之
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
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

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
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撻必用而州縣多
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
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
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
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
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
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
則州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所制不為其簡易者而
欲為其繁擾者也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
鄭譏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鐘宋饑司城子

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代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保而
 公量收之則春秋之弊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
 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
 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貧者願貸與之而不能
 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配予之而亦令保任貧者代
 償所逮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于百姓聽
 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
 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熙寧之故阿也蓋鄭宋
 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
 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不
 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
 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

也蓋累世之私夫子人者與民情常親則利病可以
 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
 民情常疏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
 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
 瑣碎煩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于郡縣
 之後必知時遠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彙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一

小鄒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斬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禮

周禮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

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

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

衆以為書周官即此周官

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

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

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

洛州人末微中仕至太學博士史
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

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

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

矢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

死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

周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

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在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爲經禮尤爲可笑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据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石經周禮十二卷

是氏曰偽蜀孫朋古書以監本非是正其注或美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是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中說經義局介甫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辭攷工記據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維岳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以謂諸侯惡其言已滅去其籍則自孟子

周禮矣况經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不同王莽嘗取而行之欲財聚貨積祀煩民兀碎說異離去人情遠甚地於文則可觀借於事則難行凡莽之馴致大亂者皆以此所爲也蘇紳上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君子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書於下等亦不復行蓋行之之園土方田皆是也則其書之於世其已矣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同也其書之於世其已矣齊之女稱帝姬噫至於此亦何其甚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會無少異殆書所謂與亂同事者邪

陳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歲而太平之造跡掃蕩殆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

揆知其數也以訓而廢之為難又知夫主政造事迫而復之為尤難新法誤國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寧八年詔放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周禮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書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諳經皆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說十三卷

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傳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蕪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蒙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凶而天子飲食服御官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俗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冢宰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

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
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
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先生曰賓
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罪
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
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
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
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中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
司空而今亡矣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未嘉止齋陳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
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

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
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
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
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
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
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為軍為
師而無所專繫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
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
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織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
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
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
欲一切駁盡為嫌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
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

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攷則天下庶幾於治矣
周禮丘乘說一卷

陳氏口項安世撰一卷

黃度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詳考工記

水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
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矣而書所存無幾矣
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
其所從井冽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
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
竒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
妄咀吞之不眩亂顛繘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
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

一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齊備義
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
之塵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
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
經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誤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
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
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
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
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相出入
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朔而通之文叔以前
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公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十二鄭
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史浩周禮講義

卷之三

文叔

五

中興藝文志孝宗爲建王浩分講周禮多啟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鄭鐸周禮解義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僅一二家又多舛或鑿淳熙中鐸爲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周禮綱目八卷撫說一卷

陳氏曰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樞密臨邛魏了翁華父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凡二卷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卽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玉

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夾漈鄭氏曰戴聖爲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爲揚州刺史聖懼自克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盜繫獄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心大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武前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爲禮家之宗身爲賊更子爲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錄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

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
曲禮少儀者 學禮先者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
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
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 有許順之者說人謂禮記
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
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怠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
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
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鄭如
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
全不足取但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
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
便用此等人議之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

王肅議禮必反知玄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
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
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
皇甫爲勝今據以爲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朱子語錄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答曰鄭注自好看注看
疏自可了

禮記外傳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璵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六十九篇
雖以禮記爲目通以三禮言之劉明素序張幼倫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

營室不知氣逐閏核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爲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卽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註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脩撰韓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便以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群論復以改作爲難遂罷

石經禮記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份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時情變亂其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顥撰陳瓘得之江壽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由王氏之說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門人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一卷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

大學尤所注意也

陳氏曰叔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

版四節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

投壺八篇此縣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塚書坊得芸閣

呂氏解即其書也讀書目始別載之

方慤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此義乃

取其所撰三經義文字說中而明之著為此解山陰王上舍

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朱子語錄曰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

新學而黜之

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

陳氏曰希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授

禮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燕山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大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少儀附

經籍

經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十一

九

崇禎三年重刊

朱子雜學辨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欄柄入手開道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任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怎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始擬其尤甚者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為之

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死出入之弊按正神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安乃以知人安民為急與其所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似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安而所及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安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塾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為之序

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陳氏曰朱熹傳其說大略略宗程氏會眾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辯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闕文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者來者去只者注解便了又之又只者正經便了又又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者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者聖賢底不出伊川舊日教人者大學那時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大學解本文未詳者于或問中詳之或問未要者侯有疑處方可去看

中庸一篇其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于書未有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其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介子曰字讀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女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是恁細密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辯諸家說恐未

必是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行爲了其間儘有差外處又不欲盡剝難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此大學都未有人說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晦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陳氏曰戴溪撰

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秘閣崑山衛湜止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鶴山為

作序

孔子閒居講義一卷

陳氏曰慈湖楊簡敬仲撰

大戴禮十三卷

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三篇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

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四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袁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祭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其取誼語勅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元始則此書始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駁雜不經又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廼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朱子語錄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武王諸銘有直做

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它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其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切似簡盤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大戴禮元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淳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詞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咏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

學敷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二百五十六篇推衍闡深有名前

世六

晁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元精禮傳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理盡及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為禮學之最

陳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覈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禮略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蕭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頴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它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介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三禮圖二十卷

晁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儀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蓋用舊圖本

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于先聖殿

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為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為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惠尚恨此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象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蓋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媿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

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
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予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敘州
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
陳氏曰論辨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
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辨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
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
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註疑者三百七十五
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葵寮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喪服加減

崇文總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錄之因託以名
篇

晁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因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
終將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謚隋志附論語類中今
遷于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於周公謚法
晁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一

周公編志一漆

崇文閣目錄一卷不著撰人各九條諸類附文無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二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鄆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
 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
 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設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
 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徵成也
 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
 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
 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託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
 亦因也因興
 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
 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
 人執所見

經籍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二

一

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
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
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
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
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
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
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
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
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
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曲校經籍歿而正之欲立於學諸
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鄭眾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

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
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
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師其後遂服虔並為訓解至魏
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
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
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
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
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
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
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省太史公四篇

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

之末後世史書漸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為一部難以

廁之聖經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內世本十五篇

至漢大年記五篇入史門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

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

失姓名五家王玄度以下不著餘二

十三家四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菴又刻於臨

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本書

仁甫又定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

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

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夏漢春秋三家經訓古

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

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氏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

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

不存獨抱遺經者真意適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

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

道三家達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

措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經籍志皆云自杜

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
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
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
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
注左氏別字斷亦無決擇德明為國子博士正觀十七年也惟正元末陸淳
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
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
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唐志陸質集註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辨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
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
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
來從余游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
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

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
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
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為
是者眾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
既心以為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
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
古經十一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
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
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
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
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
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

左氏以爲郕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郕乎曰
微乎會于厥慙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
慙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
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
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
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
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
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
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
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
然其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
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
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

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
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
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
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
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
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撓入之後世
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
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爲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
經文爲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
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
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
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爲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

其間苟復析之卽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爭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爲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爲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年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而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趨七任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

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允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趨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爲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未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耐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爲史官者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

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左氏傳是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

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
識為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
蜀刻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
有之後散毀耶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為秦
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
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姓氏按文不關唐及偽蜀
諱而闕慎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語錄問公穀如何曰據它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
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批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
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士敦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
初作春秋時其意不鮮有許多說話公羊穀梁考事甚踈
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
國史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止是一人但
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
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
有所傳授但皆繼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
聖人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
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

多古今稱之然其敝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設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獨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夾添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其以解經苟為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

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義和之步天如高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是廢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郡公撰休為太傅陳蕃屬蕃敗
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
肅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識緯其
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
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虞信孔演江
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於是帥其長子參中子雍
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
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
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

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為中書侍郎其甥王國寶憚之乃相
驅扇因求外補抵罪會赦免甯以為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
故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于吳帥門生故吏
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為徐兗二州北伐失利
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
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
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乎汪范晔之
孫晔在良史傳自晔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
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晔亦著後漢書以不軌
誅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繁
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

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崇文總目其書盡 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
篇第亡舛無以考正今即用王杯題篇疑使人取而附著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
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
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
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
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卽皆其篇名此決非
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
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
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
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二實
七十九篇也

董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
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
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
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
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 益可疑他日讀太
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
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在左蒼龍之象
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感節也此數語者不獨
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
也牛亭問崔豹見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王而下垂如繁露
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
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
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

文各有連珠者其臨寶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
曰物勝權則衡始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具凡最也以連珠而
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然此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
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六平御覽凡其部彙列
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
意此可畏也又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張
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
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
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
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
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勤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
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
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
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元為深得聖經
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相傳亳社火災妄釋
經意而導武帝以累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及西山真公
論之詳矣決事比之善矣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
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去獄以慘酷為忠而
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者人猶
謂其罪深於桀紂者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

以多殺乎其罪又甚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夾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為有傳癖觀此尤信

陳氏曰唐劉蕡為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劉桢為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窠寄何書云善今殘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篇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述議傳

經傳

卷之二十一

三

六

崇文總目隋東京大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為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皆為詁訓然參用公教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自觀中孔穎達據劉學而於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准等奉詔是正晁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此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

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為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粗可經傳極疎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比諸義疏

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今大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真元長慶後也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勛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

今大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盧全撰其解經不用傳然其意甚疎韓愈謂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異巖李氏曰全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全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為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據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為辨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閩人趙匡字伯脩天水人微旨自為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繫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為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淳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為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為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淳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為左氏敘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詎謬寔敏皆孔門後之門

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
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
以爲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
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
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
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二傳三傳之外能卓然
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
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火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有
質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
貶然則其與不通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丞詔脩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
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較定偏旁
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積冊財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
籍印未稱臣雋較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爲流落在
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
春秋之義

晁氏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
折衷之岳唐末十立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爲江西從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爲序義
凡例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爲五篇采摭餘條爲碎玉一篇
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爲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爲三

篇大抵專依杜氏之學以為說云
吳巖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
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
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
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粹之用耳初不為經說也
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
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
蓋誤矣寫本或訛舛復用正義刪修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
瑾所自著者既無參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
奇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
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
家之說參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庶
差無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哀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書人不恒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

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聖嚴公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三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范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于韓哲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為韓子折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

具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鈔集之文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脉圖頗多踈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耶

吳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有卿撰

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
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抵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有世
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
也其血脉間有疆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
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
既殘缺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
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焚絲結髮去易一二爬梳
也

春秋論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據杜氏之失裨經旨

春秋龜鑑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
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
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
三卷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
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撰云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春秋宗族名謚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畧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
行謚號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
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
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仍總記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

比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
別為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
一家書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洽纂泐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
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
春秋之學頗多用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泐自以先儒
猶為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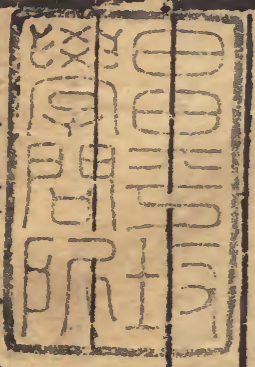
晁氏曰集三傳解經之文泐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
春秋斷事此書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
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於趙啖凡四十餘門論議頗

嚴

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
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二

經籍

卷一百八十二

七

山

